

# InDPanda 國際電影節 熱血之夏

為了向上爬，可以去到幾盡？這個問題，我們在許多劇集與新聞片段中倒是旁觀了不少。今年的「InDPanda 國際電影節」便帶來一齣向上爬的示範作，同時帶來更多默默耕耘的熱血故事。暑假未盡，或許我們都可熱血。

文：洪嘉



**InDPanda 國際電影節**  
日期：8月2日 - 10月26日  
放映場地：星影匯、Star Cinema、MCL 德福、MCL 康怡  
詳情：[facebook.com/InDPanda 國際電影節](https://www.facebook.com/InDPanda)



## 《下流刑警》去到盡

「InDPanda 國際電影節」將於8月開幕，放映場地與過往的百老匯電影中心不同，選擇了MCL院線戲院。重點推介作品是由藍空開發行的《下流刑警》(Fith)，講述James McAvoy飾演的蘇格蘭警察Bruce在調查一名日本人在隧道裡被謀殺的案件時，為了爭取升職而屢耍手段。誰知在查案過程中，他好友Bladesey的妻子接連收到騷擾電話，Bruce同時處理兩件案件，並完美詮釋一個出色的警察，如何利用邪惡的人性來達到目的。

主辦單位藍空間的熊秉文告訴我，去年12月他到悉尼採訪，在戲院看到這齣戲。他既辦電影節，亦從事發行，自然見獵心喜，偏偏遍尋不獲片主的消息——網上有的，全是世界各地取得不同版權的公司名稱。他花了四個多月，直至四月中仍無頭緒，不得已只能硬著頭皮發信給其中一間製作公司。或者說，為了達到目的，你的面皮可以有多厚？最後終於聯絡上電影監製，並順利取得發行權。這自然不是《下流刑警》的真實個案排練，但只要熱血，便可朝著目標進發。

但我想說的，是如此這般的「下流」——英文原名是Fith(汚垢)——卻也不是想呈現一個壞事做盡的壞警察的寫實主義影片，如有讀者將此警察的不擇手段對號為現實中的香港警察，或許是自作多情。較之寫實主義，影片更多的是荒誕，於是隱喻成為了重心——這裡得加以補充說明，原著作者為Irvine Welsh，兩岸三地的讀者最熟悉他的作品，是《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同樣的充滿意象的作品。

《下流刑警》在電影中長甚麼模樣？或者，小說封面可以給一點線索：一個戴着警帽的豬頭。



Irvine Welsh 5月剛出了新書《The Sex Lives of Siamese Twins》，網上依然好評(雖稱不上如潮)，看來也值得期待。

## 傳記電影各領風采

能夠去到盡的，豈止是《下流刑警》一片？傳記紀錄片《Life Itself》擺明車馬打影迷市場。影片改編自去年離世的著名影評人Roger Ebert的同名傳記。如果要說威水史，Roger Ebert可以數出很多，例如，他是第一個獲普立茲獎和在荷李活星光大道打手印的影評人，出過逾15本書，影評在全球逾200份報紙發表，電視節目做足廿年。

但他該是個有趣的人，例如，他曾辦「Roger Ebert's Overlooked Film Festival」，或者，他會替評分兩星或低於兩星的電影評論集，出了《Hated, Hated, Hated This Movie》，和《Your Movie Sucks》這兩本書(當然，他也出《The Great Movies》)。

影片的預告片中，我們可以一窺Roger Ebert的風采，還有熟悉的人物如Martin Scorsese和Werner Herzog談Roger Ebert，可以說是影迷必看之作。另一齣紀錄片是閉幕電影《聯合93上的橄欖球英雄》(The Rugby Player)，這是紀念911之作，主辦單位特別將其中一場的上映場次安排在9月11日。影片描述搭上聯合93客機的Mark Bingham與其他乘客一起反抗911劫機者，使飛機無法照原定計劃撞入白宮(另一說是國會大樓)，而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樹林墜毀，避免了一場更大的災禍。

## 少不了的桃紅色

秉承藍空間過往電影節的傳統，我們也可以知道，今次影展作品中的同志題材必不會少。當中最

吸睛的當然是Bryan Singer監製的同志短片《Romney & I》。

單看故事便是十分討好的兩小無猜類，青春少男與好友出遊，漸漸觸碰自己的性傾向問題，而最難以啟齒的，是他愛上了最好的朋友。因為同志導演Bryan Singer的加持，令這齣短片備受關注——據說影片改編自導演Guy Shalem的個人經歷，不知是真是假？

日本情色電影也不會缺席，Pink Film四大天王之一的佐藤壽保更會連同另一Pink Film導演兼演員今泉浩一來港。藍空間特闢了個「佐藤壽保的粉紅電影」單元，專門介紹這位Pink Film導演，當然也會放映他的最新作品《華魂》(HANA-DAMA)。另一導演今泉浩一則帶來《柔膚的秘法》(The Secret to My Silky Skin)一片。

本地短片有陳健朗自編自導自演的《I Can't Live Without A Dream》。陳健朗在《那夜凌晨開往大埔的紅Van》裡，飾演潮童白膠漿，這回則自己當上了導演。另外還有久違的黃光亮與Babyjohn飾演的父子情《龜》。

值得留意的還有侯季然的《書店裡的影像詩》，紀錄了台灣40間特色書店，是文青必看的節目之一。甘小二的《在期待之中》一直沒有機會在香港放映，這次算是難得；首部獲Sundance大獎的韓國電影《存活的盼望》(Jisul)也是首度來港；此外，愛沙尼亞首部3D動畫長片《麗莎檸檬與摩洛哥橙的閃電情歌》(Lisa Limone and Maroc Orange)是套stop-motion的musical，8月9日新加坡國慶，特備的新加坡節目，有巫俊鋒與陳子謙未曝光短片放映。再數下去，魏德聖、寧浩的作品也將登場。電影節橫跨兩個月，叫人一時目不暇給。



## 影訊

文：笑笑

## 再說翁維銓

電影資料館策劃的影談系列頗受大眾歡迎，其一回顧的影人都非常有份量，挑選的作品也很有代表性；其二影後之座談會不時有驚喜，像這次，影談系列主角翁維銓更會出席座談。

上世紀六十年代，翁維銓在美國讀攝影和美術，畢業後奔走東南亞各地從事新聞、專題攝影。由於曾參與毒品調查多年，並自組公司追蹤拍攝國際販毒，1979年他集資拍成寫販毒內幕的《行規》，博得好評，自此涉足商業電影。但他對專題紀錄片的鑽研和興趣一直興趣不減，先後拍成了八部紀錄片，而他的商業片也有着很強的紀錄片特色。

他聯導的《金三角鴉片軍閥揭秘》(1987)，詳盡紀錄了毒品的生產流通和毒梟的鬥爭，是部趣味的毒品近代史。由他製片的《白粉歌劇》(1976-77)長時間追蹤拍販毒和掃毒過程，有如紀實戲劇。1989年的《迷城之旅》則借專家到新疆考古，展示當地的歷史文化景觀和民俗風情，兼有知識和視聽趣味。翁維銓是香港少有既在紀錄片和劇情片都有所成就，又能結合兩種手法的創作者。

翁維銓在美國受到電影攝影名家黃宗霽的啟導，兩人亦師亦友。他繼承黃宗霽戰後籌拍《駱駝祥子》的遺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北京重訪人力車夫，拍成紀錄片《駱駝祥子》(1981)。而翁維銓本人又特別選映黃宗霽首次榮獲攝影金像獎之作《寡婦春情》(1955)，透過電影，可更了解其創作意念。

另外，康文署電影節辦事處的年度節目「兒童電影合家歡」亦登場。今年館方搜羅了十部精彩長片，包括《亞尼亞》、《大犀牛與圖》、《大P小P歷險記》、《小兔約翰勇闖異域》等兒童恩物。而拍於43年前的歌舞片《歡樂糖果屋》亦有放映，將開一場甜美的盛宴。故事始於一個小女孩，讀了兒童文學作家Roald Dahl的奇幻小說《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後，要求當導演的爸爸把它拍成電影，而她爸爸便找來原作者當編劇。這也是鬼才導演添波頓的《朱古力獎門人》最初的電影版本，有興趣的觀眾不可錯過。

## 對照記

文：勇先

## 《風雲》的前世今生

多得《竊聽風雲3》翻唱，令無綫的舊作《風雲》的主題曲，剎那間成為近期熱播的金曲。《竊聽3》講丁權發展，無獨有偶，1980年的《風雲》也是一個講新界土地發展的故事，剛巧近日新界東北發展議題亦鬧哄哄，以《風雲》對照，實在合時不過。

三十多年前的香港，政府正全力在新界大興土木發展新市鎮——《風雲》的故事亦以新界新農村為背景。這條從事漁農業的村莊，因為鄰近地區開始興建豪宅項目，突添發展收購的炒作概念。當然電視台娛樂至上，它不會跟你直搗黃龍，深入探討土地政策問題，故事更傾向當年《狂潮》、《家變》一類的恩怨情仇劇，但一些細節，依然跟數十年後的今天遙相呼應。

首先，劇中一眾村民都對「發展、收地、放棄家業、賺大錢」引頸以待，只有兩個人例外。一個是男主角、任達華飾演的張天沛，第二個是一心只想發展現代化養豬業的周民生(林子祥飾)，然而在村民眼中他倆只是「外人」。前者是由婆姨執回來收養的，後者是長年旅居外地的「原居民」。當所有村民只看到自己那片土地的市價時，這兩個「外人」卻看到建於這片土地上更珍貴價值——純樸生活中潛移默化的道德觀念，還有土地孕育的產業與生機。戲中他們盡心盡力善用這片土地經營豬場，作為對「唯發展論」的抗爭。有趣的是劇中的「奸角」何文達(劉松仁飾)，是新一代新界鄉紳，劇中他滿口發展新農村對村民如何有利，實際上卻用盡卑劣手段試圖逼走村民，以發展豪宅賺大錢……這樣的描述寫實與否？你懂的。

到故事中段後段，兩名老村民八叔和吉叔，眼看附近已開始發展，便「把握機遇」在村內開設酒吧。起初是供村民聚腳的正當場所，後來因生意淡薄而轉型做Disco，及後再轉做一間色情場所(有陪酒女郎的酒吧)……一句迎合市場，終將純樸的鄉村弄得烏煙瘴氣。劇中兩個在村內有名望的長輩，為了機遇、為了生意，不惜將自己和村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弄得一場糊塗，依稀可以看到今日新界東北的影子。當然，在舊電視劇集世界裡還存在「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兩個老村民最終因連番不幸(先是合夥人騙財走數，再是八叔兒子被殺)而決定關閉酒吧。可惜在現實生活裡，即使電視迷如我，也知道難以出現這種TVB式的大團圓結局。

# 警察電影還可以怎樣拍？

文：朗天

2014世界盃最引人議論的球場事件之一，肯定是烏拉圭前鋒、現役利物浦球員蘇亞雷斯在無球情況下咬傷意大利守衛基亞連尼。這已是他第三次犯同樣的事。結果國際足協判罰他國際賽停賽九場，再加四個月內不得參與足球相關活動(但不包括轉會)。

有人認為判罰過重，但我一點也不同意。球場上咬人是嚴重犯規，不僅因為看來有點猙獰，而且將來任何一隊跟「哨牙蘇」所屬球隊作賽，隊中球員尤其是守衛，甚至是派往看守這

名具威脅前鋒的專人，都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勢必影響表現。一句「大佬！我來球場係踢波嘍，唔係來俾人咬嘍！」將鬧明一切。

近年香港社會官民衝突加劇，警察濫權，使用不必要武力的指責日亟。之前在這裡也提過香港電影中的警察形象快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貪污時期的水平，由《大丈夫》、《新紮師兄》、《警花出更》、《新紮師妹》到《警察故事》、《重案組》等影視系列辛苦建立起來的除暴安良、警界

出英雄的觀念，快要蕩然無存。

而在《神探》、《火龍》、《魔警》這些電影中的負面警察形象，只是開始。以前在黑幫片、江湖片、古惑仔片出現的警察，不少是衰人，但他們都被塑造成害群之馬，警察的整體和本質始終是好的。即使有合拍片審查制度的加持，這個情況能否持續下去仍是未知數。

壞警察造成的破壞便等如蘇亞雷斯，你一見他他便有壓力。穿上那件制服，也確保不了他不是魔警，不會

在休班時只因輪候提款問題便把市民毆打至死，不會在排解夫妻糾紛時開槍射擊情緒失控的事主頭部。久而久之，那個小孩子本該「最信任的人」難保不會變成可怕和可厭的代名詞。

警察電影還可以怎樣拍？這是一個嚴正的課題。在西方，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又或是歧視黑人的大本營，間中會出現在主流電影裡。而一個民主社會，有懂得欣賞的當局，明白不怕被罵甚至引你去罵，反而會令自己多了存在的理由。

